

五十開國紀念追思一段外交史話

憂國

「友聲」編者索民國五十年開國紀念特刊稿，因久未執筆，懶得動筆，但念及「友聲」之稿荒，本人亦有責任，為塞責計，因錄了一段我國外交史話，以嚮我校友。

日本在英日同盟及日俄戰爭之後，浸浸列於強國之林，威廉二世懼之，一日，召當時清廷派駐德國公使孫寶琦入見，當時前清光緒之末，告以「世界強大之國，現為三國，中國為亞洲之大國，美利堅為美洲之強國，德意志為歐洲之強國，如此三國締約同盟，則可奠世界之和平，不僅彼此有利也。美國羅斯福總統處業已商得同意，君可電令慶親王商之。」以其知孫為清樞相慶王奕劻之戚也。孫氏即據以電告，慶王奏請開御前會議商討，時西后及樞臣皆頗不通外情，以謂中國對外關係，決不能離開英國，故雖贊同德皇之提議，但主英國亦須參加；殊不知德英爭霸，德固欲以此三國同盟，抵消英日同盟，抑日而防俄也。孫寶琦得復後，即走告威廉二世，威廉以謂英日已結同盟，本不應令英國參加，今為尊重中國意見，可將三國擴大為四國同盟，但不得令日本加入，免失締約之原旨。中德與德美皆已洽商，因囑中國應與美逕洽，然後三國會商，防形跡早露而致洩漏也。

清廷遣德意派唐紹儀為特使訪美，乃唐氏途經日

本，朝野招待，倍極優渥，逗留竟達三月之久，其時日美方為加州排日，雙方正在緊張交涉之中，而日本突然讓步，此事迅速解決，訂立紳士協定，於是日美衝突，渙然冰釋，唐紹儀遲遲抵美，羅斯福業已去職，代之者為塔夫脫 William Howard Taft，面告唐氏，三國同盟一事，因貴國政府洩漏消息，已成過去，此後如欲商談，非改派大使不可；蓋照外交慣例，大使可代表元首，逕自接洽，非如公使須之經外部轉達也。唐紹儀因接洽無結果而歸，清帝德宗及西太后已相繼病歿，宣統初元，朝政略改，事乃中輟。

醇王載灃攝政後，遣其兩弟載洵與載瀾出國考察海陸軍，載瀾赴德，蔣百里先生在德任見習軍官，派充侍從，蔣先生任駐德公使，普見德皇威廉二世於柏林郊外波次坦之無愁宮。蔣先生昌翻譯，威廉與載瀾三人晤談三刻鐘，頗為歡洽。舊事重提，決定援英日在同盟前，英國會派艦隊訪問日本，故德皇決定派太子訪問中國，以示親善。載瀾歸後，蔣百里先生與蔣昌先生不久亦同乘西伯利亞車歸國，蔣昌先生任陸軍大臣，蔣百里先生與派在禁衛軍服役，其以營為軍隊之基幹，故要求任一營之管帶，欲漸次上升，俾識軍隊之全貌。清廷於招待德太子訪華，倍極認真，定中

(下轉接第廿三頁)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一 逃難想到「家」

我本性因為歡喜動，小時候總不想在家裏耽，不是跟幾位自己堂裏的哥哥們到城頭上捉蟋蟀，放風箏玩，就是到桑園裏偷採桑菓，更有時到城隍廟裏看把戲。除非是覺得肚子餓，纔想到回家吃飯。好像家不過是吃飯，休息的地方。小學畢業以後，離開家鄉到上海，寄宿在學校裏，以後讀書的時間差不多在學校裏的時候多，住在家裏的時候少，就連暑假也住在學校，寒假因為過年的關係，大家必須團圓，回家度歲。後來就業，又因為職業的關係，終年飄泊海外。拙荆曾發表談話，說是結婚十年，就沒有碰頭一年多，這也是她的苦命，嫁了一個不想在帽子下做家的丈夫。

閒話說過，實在我是很想念家的，過去是因為隨時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家，才不想家，在抗日的聖戰中，上海國軍西撤，我參加的一個學生大隊，也隨之瓦解，回家轉學借讀，由于所讀的一門「化工」，實驗少，環境差，心裏看了「皇軍」，硬不舒服，自己脾氣又燥，當時父親已奉命入內地，繼母又管不住我，那時我是剃光頭，怕我二不小心會出事，剛巧我想讀的一個學校，在重慶復校，就沒有得到父親的許可，把新聞報「藝海」所付的稿費，（那時「藝海」是我表兄所編，他是影評人的前輩，有時分身不開，就叫我代替去看電影，上海幾個大戲院，簽字拿票，一拿總是二張，因此也可以請請女朋友，有時一天連趕四場，「大光明」看罷即去「南京」，看好「南京」，連忙趕去「國泰」，這一段路，恐怕有公館到士林這麼遠。看好以後

就得亂七八糟的寫下一點，送到報館裏，交給表兄過目潤色登出來，爲了多得到一點電影方面的常識，也就費了一點時間參考資料，電影公司對某一部片子，尙未放映之前，即有宣傳品發出，有時拍片時之趣事，明星生活等等，材料饒有興趣，隨時翻譯出來，稿費也很可觀，是到內地去的財源，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底層買了全付便宜裝備，一件夾克，一條泥褲，一双手套，一個背包，還多下一百八十個銀元，就在民國廿八年二月，農曆年初，搭棠魯輪過吳淞口日軍艦封鎖線到溫州。

在上海約的幾位同學，先叫我離滬到浙，詳細寫信把關關的情形，報告給他們。當時由上海出口赴內地路上的情形，因爲日軍艦隨時可扣留青年，以便他們有所準備，不料在溫州一等就是二星期，等到會聚到金華，最後一班浙桂聯運車，已於前三天開出，以後入川的路程，大部要靠十一號車了，因爲當時內地的公路車，班車之少，乘客之多，成正比例，要買票得先登記，要登記得先站隊，要站隊得先磨時間，可能磨了一天，毫無結果；隔天再去。如此一來，時間就像蝸牛爬一樣。

那時年紀雖輕，腳站得住，可是磨時間覺得心焦，乃在金華坊間買得「紅樓夢」一部，折散分開，每天拿幾張，放在身邊，在長蛇陣裏研究「紅樓夢」，一連看了七篇，越看越有趣，覺得這個大家庭裏所發生的事情，不是有些也跟我這個大家庭裏的事情，一模一樣。

過去我看「紅樓夢」，沒有看了幾頁，就覺得描寫的事情太嘈囂瑣屑，總是寶哥哥、林妹妹，有哈趣道。及由金華開始，雜在難民，散兵群中搭火車到鷹潭，一路聞砲聲，一路折看「紅樓夢」，味道愈看愈濃，因此同伴們亦有同好，互相討論，不知不覺就各人談各人的家。那時我一回想到在老家過年的情景，在大雪紛飛中，做雪人的遊戲，一有太陽，七八個小孩，沿着大廳旁天井的風火牆，互相擠着「軋油炸」，擠得熱氣騰騰。幻覺一醒，身在衢州車站上，與第十兵站醫院的傷患同志們，男女工作同志道別，不知那一位女孩子，唱出了「我的家，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」，是時我真想回到家，家是那麼溫暖啊！

海隅聞墨

張坦

(一) 旅台唱和集(四三)

△丹 楓

酩酊扶醉立斜陽，
漫說丹楓秋色好！

其二

滿山紅葉入秋深！
行向小橋聽流水，

△次韻「丹楓」

樓閣紅葉映重陽，
滿樹丹顏渾欲醉，

其二

西風颯颯覺秋深！
放眼楓林紅似火，

×

△秋日重遊北山有作

避鷺却喜入山深！
瘦菊迎風猶自傲！
題糕節過秋光老，
難得餘閒偷半日，

葉在銓

流水鳴琴盡雅音！
舊痕踐地懶重尋！
壓鬢霜繁憂患侵，
且將逸賞作新吟！

葉在銓

欲向西風戰一場；
輸他黃菊晚來香！

何處鳴琴送好音？
聲聲逸響伴閒吟！

回憶舊遊夢一場！
却疑曾飲鬱金香！

天際翔翥鳥弄音；
盡收美景作長吟！

×

△秋日山居(次乃偉兄「秋日重遊北山」韻)

任葆琳

居有深山惜未深！
案來贖往終難了，
五十老從朝露覺，
羨君腰腳山遊健，

×

枯腸索句響寒音，
勝處幽中未遍尋；
小春病爲晚涼侵，
略答秋光再學吟！

×

△學詩四首

葉在銓

(一) 學詩自笑未能工，
料與島郊同骨相，

(二)

但願平生託醉吟，
繁華往事成塵散，

(三)

興來長嘯不搜腸，
世味人生嘗已遍，

(四)

滿紙烏鴉信手塗，
十年客地傷時句，

一輩如何竟坐窮？
吟來瘦句帶寒風！

渾忘雙鬢雪霜侵！
只有詩書興未沉！

七字吟成寄意長！
懶開倦眼看炎涼！

學人依樣畫葫蘆！
勝似流亡鄭俠圖！